



汪份
增訂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 九 畫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10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禪繼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三章言聖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平聲

說疏曰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歎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爲怨親○翼註曰說者多云慕而不得則怨殊倒置着來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得則慕故先言怨○困勉錄曰看來慕而不得則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觀蒙引存疑俱云二字相因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

敷救反

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

形匈反

虞書大禹謨篇書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

可見。

五二十一

卷之六

一

讀本

慕也。

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

頃刻怨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

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蒙引新安謂父母惟順以

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此說恐未盡

然謂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但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如何只說是怨而無慕

蓋怨只是怨已之不得其親。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若

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時猶有怨在也。○存疑怨慕

兩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思慕

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

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

孟子之告萬章始則

日怨慕終只日慕。

日怨慕始則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白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憇我竭力

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

音扶憇苦八

反共平聲

四書脉曰。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句。○翼註曰。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吳因之曰。是非爾所知。專重聖心。深遠人莫能測識。不重長息。非知聖人意。○摘訓曰。供爲子職。緊跟著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爲子職也。於耕田一事。以供爲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於夏天於父母也。存疑於供爲子職上。加亦惟二字。未是。○續困勉錄曰。按竭力二句。蒙引作憇字看。與父母二句。一反一正。存疑摘訓俱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憇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爲孝子之心。旣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憇。然無愁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

作不憇看。與下二句俱正說。
孝子之心。摘訓尤妥。

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謂是怨親。故有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之。問及孟子言。孝子之心云云。於我何哉。則見其爲怨。

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而非怨其親矣。

說約曰。按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妻以娥姁以皇。又曰。語意亦重事之。蓋張其說以起如窮。

人無歸耳。若曰。觀之便無氣力。趙岐注只云。堯使九男事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聲去爲去。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

觀其外。

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

上玉曰。事舜畎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徵庸已在位。爲其自畎畝來故云。如舜發於畎畝之中意。○說統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最形容得舜迫切之至情。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閑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陳國駁曰。四岳薦舜。瞍已烝。然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不爾也。舜視頑嚚有一分之未格。便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故有如窮人無所歸。○困勉錄曰。蒙引尚書烝父之言。而疑舜未必有如窮人無所歸之事。觀陳國駁一條可以無疑矣。沈無回亦如此說。又曰。若不告而娶。及焚廩捐階之

觀其外。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鴻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

○雙峯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通考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亂。又言一年所嗣。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爲鄙。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一年成邑。三年成都。通考趙氏惠曰。聚爲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通考趙氏惠曰。聚爲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

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雲峯胡氏曰如窮人

事則仍可疑也。蓋烝乂雖未
即是底豫。然既云烝乂。則亦
不當有如此奇事矣。○份按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
歸。卽應在心上說。天下之士
節只是反覆申明此意耳。輔
氏之說非是。

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
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爲怨慕迫切之甚可
知。附蒙引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二也。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
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卽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人。悅卽所謂天下之士多就者。妻帝之二女
便是二女事之。至於百官九男倉廩。則又在所畧。蓋
古聖賢說話。正不必拘拘於如此之湊合。然大意則
是如此。此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也。下條
則又推其心以解之。

王麟州曰。說怨猶有怨親可
疑。憂則別無可誣。故拈憂以
替怨字。○翼註曰。人悅之好
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得終身慕父母了。卽未節不過
因此贊其爲大孝耳。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好妻皆
如字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
心哉。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四書解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句。且泛言勿指舜。○吳因之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孟子大全

卷之六 萬章上

四

曰。末節贊其異於衆人如此。
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
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
答怨慕二字之意。又曰草芥
天下章及此怨慕章全發

出大舜心事看得細。

答怨慕二字之意。又曰草芥

天下章及此怨慕章全發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熟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

釋人少至熱中

惟聖人爲能不失其

本心也

釋終身慕父母

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

與此同

楚辭九歌大司命篇

慾長劒兮擁幼艾蓀獨

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
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
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
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
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
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屬於王之國而王
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不
爲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不

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
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
不可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
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慶源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

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
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
○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
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
能如此○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
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
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
言此是以遇人欲擴天理也存疑人少則慕父母
一條是因上文說舜不以得衆人所欲爲已樂而以
不順乎親爲已憂而贊其異於衆人也○蒙引五十

而慕非怨慕也。蓋瞽瞍未底豫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既底豫之後，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也。

而不忘也。

翼註曰：娶妻章總是遭入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爲主，後二節以倣象爲主。前面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懟父母，言入之常情也。爲廢

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附蒙引以懟父母本爲見懟於父母也。許氏誤認以爲既廢大倫，則雖子未免有些怨父母之心。信如其言，則與所謂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一何悖哉。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如字下同

去聲

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

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率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可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

句焉乃助
語羨字

翼註曰。象憂二句寬說。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謾蓋爲憂。鬱陶爲喜。講完二句方找云。今者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憂。象者耳。歸重喜邊。與下文爲喜相應。○因勉錄曰。按南軒以謾蓋鬱陶講憂喜者。亦非謂本文所指專在此也。亦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弒。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笑。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反。尼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之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捨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時掌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姑卽此以言之耳。與翼註原不相悖。

捍音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音孔旁出。匿空隱匿之孔穴也。通考吳氏程曰。捐當音緣浚當音峻。并句出句容音孔敷也。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卽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樹尹反也。戈戟也。

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圖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弔丁卯反弓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弔弓漆赤弓。尚書形弓是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

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旣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覓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

理於是爲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格姦。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人欲而消之矣。○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

困勉錄曰。雙峰謂此章重在象憂亦憂二句。固是然亦只就後二節言耳。

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辯。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爲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辯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附朱子文集古史餘論。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詭。古况。音教畜許六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

章又言舜遭入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新安陳氏曰不

困勉錄曰此章只照吳註爲是。但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錯綜說。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

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四書釋地曰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卽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領頃北至于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卽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廣文曰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

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四書釋地續曰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猶闕其所在惟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一人比毗至反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部鄙族治水無功新安倪氏曰方命圯族見書堯典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圯敗族類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

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

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爲幽州崇山

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

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又曰三危山見禹貢

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此大闕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

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四書釋地又續曰晝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禹貢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

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卽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

里○四書釋地又續曰晝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禹貢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

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卽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

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漢書古註云有庳在零陵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少閒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附蒙引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竄三苗殛此解曰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殺三苗于三危究其實當依書作竄三苗竄之于此實置之于死地也蓋三苗卒死于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鯀之殛初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

殛誅也其致一也○楚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以此證之則鯀之殛三苗之殺其疑可斷矣○堯之時四凶之惡未著堯不得探其惡而誅之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以堯不誅而舜亦不誅之其或誅或不誅皆天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罪活字猶云四誅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間立爲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所由來也○仁者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期五年之朝期以仲吾親愛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勞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爲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壁非入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說約曰萬章問在他人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三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字觀之知其爲古書之辭而孟子引

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覲

形甸反

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

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采子曰封之有庫富貴之是不以公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
他入之不仁則誅之在弟之
不仁則封之也意亦頗重流
毒有庫處但此節方言兄弟
至情不容不封自不暇爲不
暴有庫作辨必俟下再問而
後解之然解不暴有庫處仍
是說親愛其弟處則筆底曲
折直如化工亦有不期而然
之妙矣

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
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
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
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臣民周
公爲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
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
之至則一也通考宋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順
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
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

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者

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

說統曰此章首節下半段辭無臣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下三節辭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養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攝則堯還爲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尤隆於舜安得謂之臣父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一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及魚及反○喪如字

咸丘蒙子弟也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節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甸反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

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

絲竹匏

蒲爻反

土革木

新安倪氏曰琴瑟也竹簫箎也

金鐘也石磬也

匏笙竽也

土

埙也革鼓也

也

樂器之音也

南軒張氏曰

堯老而命舜

木柷敔也

也

也

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爲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峯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爲之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

遏密八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翼註曰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而爲王臣者當均任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瀆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辨曰以意逆志意字不是意見之意其要先在窮理蘇子瞻云幽居默處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所以成敗所以是非處優游涵泳自

得力愚謂知此則知以意逆
忘之法○困勉錄曰按蘇陸
之說雖佳然却只解得意字
若逆子則必如朱子是不以
先入之說爲主之謂○吳因
之自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
土說孝子之至節承旣爲天
子句說然辨舜不臣瞽瞍著
實處全在孝子節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
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
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
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
在於憂寧而非真無遺民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逆
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
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

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
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脣次而
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
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誘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
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
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義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
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
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附蒙引言莫非王臣
便是了必先莫非王土者見居吾土者便是吾屬也

續困勉錄曰孝子之至節口
氣與論語舉直錯枉能使
枉若直一樣自樊遲成丘蒙
言之則知便妨仁爲天子便
妨孝自孔孟言之則知正所
以成仁爲天子正所以成其
孝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見居吾土者便是吾屬也

言瞽瞍旣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言讀詩之法以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旣爲天子則瞽瞍實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爲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雙峰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則直歸在養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養之至又分開說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存疑上日

養是養故要其極歸重於養親亦可究其極分尊養爲二亦可

熊伯甘曰制令者父而斡旋在子非父不得子而何巧語

卷之九 猶太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

蔡氏曰敬其子之職事也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南軒張氏曰古

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

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雲峰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燔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也。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嘗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字之於身，謂之行措。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可懼。子且接迹而起矣。尤屬臣賊子，且接迹而起矣。尤屬爲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人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

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

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

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

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

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

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

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

禪繼征誅之迹妄肆雌黃然

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

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

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

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

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

矣。

說統曰以諸侯大夫薦人爲

言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

處卽天也天受固天民受亦

是天又曰主祭主事正舜行

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

矣。

類則屬事也○淺說昔者堯薦舜於天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受之暴舜於民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語錄問百神享之日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祈晴得晴

祈雨得雨之類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卽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事也使之

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

正天所不與之之實也○四書脉曰所謂薦暴而受語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唯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爲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之能也說統曰章內言天者三通是一樣有云天不言之天乃蒼生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載天也之天乃氣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乃民心之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啟之神不必分析○困勉錄曰此章天字朱氏公遷謂以主宰言卽朱說也其曰百神享童言卽鬼神爲天也謂卽之者非以鬼神爲天也謂卽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力呈反

上必用之舜

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不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爲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附蒙引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有行有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

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爲之

主掌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

鬼神可以見天也。其曰舜相
堯云云者亦非以氣數爲天
也。謂卽氣數可以見天也。其
自民心言者亦然。蒙引謂非
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此天字
似不是。又曰此章天與之是
一頭中間以天受民受。發明
天與之意。後面又以攝政之
久與朝覲訟獄之歸發明天
與之意。皆是以天人兩意對

舉至末節引太誓作結。則
其所重在人心矣。末節要總
項百姓安之及朝覲訟獄之
歸方是。

四書釋地續曰古帝王之都
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
阪。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
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
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去相

聲朝音潮

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

新安倪氏曰冀州爲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其南卽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蒙引承上文云不特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爲足以見其爲天之所與。自其攝政之久與其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觀之亦足以見爲天之所與也。○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乃是應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
堯之子於此。得母亦如左氏
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
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日天
與之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以得爲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爲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爲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卒天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旣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未敢以已爲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容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卷之九

名之九

說約曰。當時以傳子爲德衰。傳賢爲盛事。子喚子之事。所繇來也。孟子直斷爲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入歸爲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竊窺之心。堅仁賢策厲之志。皆關千古。不但評說往事爲有

者。殆可得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太書作泰。臯陶謨曰。天聰明白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旣無命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卽天之所命。以福祚言者相貫。附蒙引此之謂也。謂泰誓此言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畏天之威。皆是此類。此與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欲平治天下。及引舜爲人所歸。卽爲天所與之意也。○淺說大抵此章言天。有自鬼神言者。有自氣數言者。有自民心言者。畧有不同。要亦見舜有天下非堯所與。其意亦同歸也。然歸重則在民心上。故未引泰誓之言以結之。以見得天

下者民心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翼註曰。此章以禹益爲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與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吾君之判決。

子也。只敘事而未斷制。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爲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因勉錄曰。蒙引云上章夫字。除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於天視。自我民視聽之意。此章天字。却全是天意之天。按此章天字。只就上章自氣數言者。說若上章自鬼神民心言者。則此章無之矣。此其微別處也。蒙引謂上章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天視。自我民視聽之意。以此爲二章之別。則非矣。蓋如此則

潮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

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

所謂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者將作何著落矣○徐自演曰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蓋傳子之亦視其子之賢耳○四書脉首節只言民之歸賢歸子曰未露出天字○困勉錄曰自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露天字存疑說得最好蒙引淺說卽露天字不是

四書釋地曰陽城山名漢穎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卽至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陽城

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予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附朱子文集古史餘論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而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

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先敘大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頌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

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其伯而尚何疑於益哉○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不敢與賢以爲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辯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陳北溪文集韓子說堯舜傳賢爲憂後世禹傳子爲慮後世是就人賢慮後世而傳子皆莫非天也非堯舜禹所能各一毫憂慮之私於其間也蓋使天不與賢則堯舜豈能違天獨私憂後世而必與賢哉天不與子則禹豈能

違天獨私慮後世而必與子哉故與賢與子者天也。憂後世慮後世者聖人所以奉天命祇惕寅畏之意也。其憂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慮而非私慮皆聖人性情之正也。韓子識未及此乃以孟子之說爲非則失之矣。存疑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爾。○翼註曰莫之爲二句又推錄曰蓋與上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與賢故多就賢邊說此章是論與子故重在子邊。○翼註曰莫之爲二句又推錄曰蓋與上章又微不同上開泛說爲是作爲致是招致又曰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又曰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之相如字

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朱嘗作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四書釋地續曰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廣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故齊曰亂子朱啓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棄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四書釋地又續曰王元美歷數古今創業之君皆不利長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做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南軒張

子自帝譽之於摯始。嗣後凡正統閏統及外裔。猶然其爲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

僅禹子啓也。亦異矣。

氏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爲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爲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乎天以遏其命。不得不論之矣。○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論之矣。○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入受來。如何見得是命。○通言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不知

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附存疑。丹朱之不肖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意也。言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禹舜也。禹子賢而益相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這天字與上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字同。○致與爲亦有分別。爲在先。致在後。爲之卽所以致之也。如爲善便致福。爲惡便致禍。豈不是爲在致先。○蒙引大註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其實此箇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爲者。皆是。

仲尼不有天下。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吳因之曰。昔者舜薦禹於天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出於天。匹夫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非獨禹。以

孟子大全文 卷之九

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匹夫節略輕只引起下節意。必若桀紂句。要得不輕廢意。看他他語意何等鄭重。據口氣。只是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言外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禹。蓋引商周相類事以推明之益。見禹德之非衰也。其子賢爲相不久。上文本意只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一項。若繼世一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此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云。

附蒙引註云。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二段。又不過申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只云兩條。○淺說不特禹益之事爲出於天也。彼匹夫而有天下云云。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繼世以有天下云云。是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亦天也。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二條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云。○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爲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說統曰。二條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云。

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爲益之例。俱不重。又曰。天欲與一匹夫。必廢一繼世。然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卽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於民。故報之也。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夫而有天下。於禹益之事。無所發明。繼世以有天下。乃有發明。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义

四書釋地又續曰。外丙仲壬。自程子謂。廢爲年始爲異說。後益聚訟。要程說亦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皆後人所撰者。豈可集是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帝王殊禮也。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

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也。善乎艾子有言：果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辭。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立。乃及於太甲也。

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卽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壬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子復起。亦當從此說。○翼註曰：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來。

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反宜上長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反師衛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附蒙引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于冢宰之義也。非顯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爲顏。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尙看他三年之內如何。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

扶又反

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益

四書釋地又續白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註似引鄭康成註書序語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損爲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毫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毫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至湯墓。劉向博極羣書者也。告成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毫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馬端臨曰：今

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孔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舜禹之爲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之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宜其以爲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屢表陳遜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爲可恥也。○附蒙引此大槩言太甲成王之能嗣先業耳。施澤於民。未久之意。却無也。

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雖有

杜預湯冢在薄城中魏王泰又在偃城縣東兩說吾未敢

以爲據集註云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耳

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

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

文之變幻處

份按奈何下有曰字又按或問原文云舜禹益於其君之

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

位冢宰總百官以行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

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此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禪授也通考湯氏登日堯舜授禪之禪本音去聲魏晉以來始有禪學借音平聲傳禪字宜如字

不必點發作去聲其禪靜字却當點發作平聲則文順理順

或禪或繼皆天命也

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附蒙引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爲義大抵加奉字

爲長義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在大註雖有皆天命之自然而然而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

○尹氏曰奉天命而已矣附蒙引上章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附蒙引上章

與此章言天所以不同者蓋上章言舜之得天下就人心之歸上說天命順也此章言益之所以不有天下難說以人心不歸益故天不與益是以只就禹之有賢子兼益之施澤於民未久上說便見得是天之所爲而非禹之所爲而私於其子也

不可刪

徐徹弦曰天無心也唯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

心也唯承天以與其可以安

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

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總是

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

斷之○說統曰義者宜也繼

合於禪可見繼之心不殊於

禪之心也禹非德衰明矣○

四書脉曰重繼邊

四書釋地曰耕於有莘之野

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

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大全 卷之九

三

謂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華國地。計其去湯都南毫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又曰。南毫今商丘縣穀熟鎮。

呂晚村曰。近人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取。與卽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會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現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可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諸人

樂音

莘國名

趙氏曰。今同州郃陽縣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

而欣慕愛樂之也

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臯

如。此解此句方實。通義。仁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惟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

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

事亦甚。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實也。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氏曰。一介之多寡。若論義其理。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旣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朱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小。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其德之全耳。○雙峰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且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旣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

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爲盡善。故兩言之。附存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卽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道卽理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道是體。義是用。前篇配義與道。易大傳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亦是如此。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

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附存疑自湯使以幣聘之。至況辱已。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闢其無割烹之事也。○志在天下。聖人民胞物與之本心。囂囂自得。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入之意。○蒙引囂囂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虔否耳。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畎畝中

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炯然於懷矣。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俗按語類云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註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又一條云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宋子曰。或謂飢食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附存疑渴飲耕田鑿井。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附存疑

或問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爲堯舜

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云云語意皆極分明大全用輯釋刪本可見其無識

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攷於其實遂取以爲說而張大之其亦悞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爲親見之耶○語錄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或對以飢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存疑與我處畎畝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下之重一句總結之蓋自與我處畎畝之中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以伐夏救民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

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若割烹要湯又甚於枉已矣况正天下乎決無是理也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卽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爲念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說統曰斯道卽堯舜之道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蓋爲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爲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爲堯舜意卽在此覺民事業中○因勉錄曰耕莘樂道之時卽懷覺民之志與夫一夫不被之恥非百湯聘而始有也然此處須切湯聘講是與耕莘樂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道之時不同。○呂晚村曰。誰字是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又曰。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諤明命之旨。著一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便純是私意。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技倆矣。

按今人知得此事。另是一條。其上文云。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愚謂此三句不可刪去。亦不宜與上并爲一條。蓋程子所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是以事與

所有以子通作上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已。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曰。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次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爲全。

理爲知與覺之別。此則云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乃是兼理字。言知二說不同。故不可并爲一條。○然則二說孰是。曰。朱子兼理字。言知爲長。註云。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著箇所當然三字。便是就理言矣。蓋知與覺二字。只在所當然。所以然上分別。所以然固理也。所当然亦理也。

說統曰。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爲下文。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又曰。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這是萬物一體之心。真切篤志如此。○呂晚村曰。做思字入。亦能之。但只做得伊尹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

去聲。寐者而使之寤也。

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五子大全

卷之九 萬章上

手

濟世澤民急在功名一邊着來與畎畝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成始終參差

蒼黃反覆一流須是從樂道

中看出思之源流見伐夏救

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與堯

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饑

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

孟子之好辨聖人揆同趣一

處卓然有尊得又曰此際

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

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思字

直向源頭討消息方見親切

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

今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

分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

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

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

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

何見得這箇道理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

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爲未甚

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遠謂隱遁

與遜同

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

如歸

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慶源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

身不使其身汙辱於不義也身爲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汙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爲而謂尹爲之乎附存疑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旣仕而去就者言或遠或去潔身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就初非徇利而汙已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困勉錄曰耕莘樂道所以致湯之聘此意在首二節內已有然首二節各自開說至吾聞節方發揮此意出來玩淺

說自見。因之講首二節，卽連
絡說者非也。又曰劉上玉謂
此章明說無割烹要湯處。只
在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二句亦不是。蓋無割烹要湯
意上文已明。吾聞節只是發
明其所以致湯之知之由耳。

南嶽氏曰：放伐之事，湯猶自
知有慚德，而尹直任之曰朕。
載自毫，膽極大力，極雄大約。
見得極到，故敢如此。若在形
迹上，躲閃便是見道未透處。

孟子卷之九
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
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
意。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
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
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似。故集註引以爲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宮作鳴條。牧宮桀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
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南軒張氏曰：桀爲不道。伊尹
則相湯始於毫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
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

汗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
義正聖賢初無所掩覆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瘠於容反疽
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音羊醫也。新安
日周禮天官有瘡醫。瘡瘍癰也。倪氏
侍人奄與闇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
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淵。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四書釋地又續曰：顏淵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
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諦亦非無因。

云。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又音讐如字

摘訓曰進以禮三句是因士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不得禮義與命寔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孔子之爲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唯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各有命蓋進退固決之於已而得失則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於在天者也蒙引存疑把下句作推原說未是○份按集註云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摘訓所云最得註意較

顏讐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朱子曰三揖而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新安陳氏曰上二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通考朱氏公遷

蒙引之說固當勝之

四書釋地續曰或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城非卽陳之官名余曰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官孟子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讐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謚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

曰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貧富而言餘三條則通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附蒙引若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二說俱牽強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雙峯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附存疑小註謂宋王者後官制倣於天子故有司馬司城竊恐不然孔子爲魯司寇司空然則魯之官制亦倣天子耶

邵文莊寶曰臣云者志其非
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
孔子爲之孔子去魯後他國
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
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
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
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
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
寇以齊聞之遂行適衛月餘
去衛適宋月餘字面凡兩見
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曰朱
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
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
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
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
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抵
牾已經駭異而大綱具是不
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又曰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
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芊尹陳
亦有芊尹宋有褚師鄭亦有
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宋有
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
貞子司城爲陳宣者以孟子
書法故也

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問
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
子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聲然猶擇所主
爲陳侯周臣城貞子適陳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
人之事附存疑司城貞子註既云宋大夫下却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貞子爲陳人何也邵二泉簡端錄云貞子時爲陳侯周臣也臣云者明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爲之考之論語孔子無此說有理新安陳氏謂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哉愚按二泉待致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

於司城貞子適陳爲陳侯臣則與史記不合蒙引謂
一說史記以司城貞子爲陳人正爲集註不可通而
爲此說耳今當斷從二泉之說則自不
待致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呂氏曰解
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
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
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
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
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

孟子卷之九

卷之九

三

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令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慊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附蒙引此一章孟子亦折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卽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彌疽之理第二節卽孔子之當厄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決無主彌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旣是孔子必不主彌疽旣主彌疽便不足爲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

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爲去聲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

四書釋地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于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金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方漢西河土軍

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聲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

去年晉荀息請

縣非北屈地也。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註云晉地又曰虞號二國杜註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號西虢國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遠註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雖二省而界相連襄駒引賈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因怪杜長於地志之學者於莊二十六年士蒼城絳註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竟爲一地乎果爲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土呼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會告之黃儀子鴻子鴻曰於書亦有徵乎余曰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士蒼所築獻公都焉者余蓋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

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自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夏陽虢邑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習也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賴輔車牙車也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號在漢河南郡榮陽縣附存疑百里奚虞人也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卽其事而斷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霸業也附蒙弘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

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爲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牛也。可謂智乎。然而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賢。如此必知食牛于主爲牛矣。故曰重在首一段。○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謂賢者爲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下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旣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註云云。其賢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淺說大抵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爲言。百里奚智也。必知自鬻之爲非。百里奚賢者也。必不肯爲自鬻之事。因有以推無卽此以明。彼此孟子所以爲知言也。此孟子所以善辯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可贊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

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聲之天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之。待洛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

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爲忠臣。奚爲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虞、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爲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爲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爲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辯之哉。通考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

賢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文文使而不喫火也。其一曰：「其信之孔，又更其信之最。」問其
誠，是無小而明大，謂他子也。其二曰：「不廢懷不以與人，
賀不自遺之言也。」夫猶人有善，則當有之，則當生。

